

增廣智囊表補

馮夢龍重編

第八冊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三

閨智部賢哲卷二十五

匪賢則愚。唯哲斯肖。嗟彼迷陽。假途閨教。集賢哲。

高皇后

高皇后初造寶鈔。屢不成。夢人告曰。欲鈔成。須取秀才心肝為之。覺而思曰。豈欲我殺士耶。馬皇后啟曰。以妾觀之。秀才們所作文章。即心肝也。上悅。即于本監取進呈文字用之。鈔遂成。

趙威后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有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賑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且二士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仲子尚存。

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劉娥

劉聰妻劉氏名娥。甚有寵于聰。既冊后。詔起鸞儀殿以居娥。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私勅左右停刑。手疏上畧曰。廷尉之言。關國大政。忠臣豈為身哉。陛下不唯不納。而又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怨。咎皆歸妾。拒諫戮忠。唯妾之故。自古敗亡之輒。未有不因于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視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過。聰覽畢。謂羣下曰。朕愧元達矣。因手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娥。朕復何憂。

姜后樊姬徐惠妃一流

李邦彥

李太宰邦彥。父曾為銀工。或以為誚。邦彥羞之。歸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乃可羞耳。銀工家出宰相。此美事。何羞焉。

狄武襄不肯祖梁公。我聖祖不肯祖文公。皆此義。

肅宗朝公主

肅宗燕于宮中。女優弄假戲。有隸衣東簡為參軍者。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隸樂工。遂令為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須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繇是咸重公主。公主即柳晟母也。

房景伯母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此即張翼德示馬孟起以禮之智。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鄭城。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蓋巨源。西川大將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僧以婢導至巨源。賞其技巧。他日巨源窗窺通衢。有鬻綾羅者。召之就宅。于束練內選擇。邊幅舒卷。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時柳婢侍左。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去。都無言語。但令還。

女僧家翌日而廖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僕射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綾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歎。

此婢胸中志氣，殆不可測。愧殺王濬沖一輩人。

崔敬女 絡秀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為男，項取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脇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卒然至門。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低不曾有吉耶？女堅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為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為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項後貴至拜相。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少在室。顛父浚，時為安東將軍，因出獵遇雨，止秀家。會秀父兄出，乃獨與一婢，為其數十人饌，甚精腴，寂不聞人聲。浚恠覘之，見秀甚美，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戶單寒，何惜一女焉？知非福，已歸浚。生顛及嵩，謨已三子，並貴顯。秀謂曰：我屈節為汝門妾，計門戶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顛等敬諾，自是李氏遂振絕無一毫巾幘氣。生男勿喜，女勿悲。此詩正堪為二女詠耳。

樂羊子妻

樂羊子嘗于行路拾遺金一餅。還以語妻。妻曰：志士不飲盜泉。廉士不食嗟來。况拾遺金乎。羊子大慚。即捐之野。

樂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問故。羊子曰：久客懷思耳。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自一絲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累疋。今若斷斯機。則前功盡捐矣。學廢半途。何以異是。羊子感其言。還卒業。七年不返。

樂羊子遊學。其妻勤作以養姑。嘗有他舍雞。繆入園。姑殺而烹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恠問。故對曰：自傷居貧。不能備物。使食有他肉耳。姑遂棄去不食。

返遺金則妻為益友。卒業則妻為嚴師。諭姑于道。成夫之德。則妻又為大賢孝婦。

孫太學妓

嘉靖間。婁東有孫太學者。與妓某善。誓相嫁娶。為之傾貲。無何。孫喪。嬪家益貧。落親友。因咬使訟妓。妓聞之。以計致孫飲食之。與申前納。以身委焉。孫故不善治產。妓所携簪珥。不久復費盡。妓日夜勤辟。以奉之。饘粥而已。如是十餘年。孫後老成悔過。選期已及。自傷無貲。中夜泣。妓審其誠。于日坐辟。績處。使孫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陰埋也。孫以此得選縣尉。遷按察司經歷。宦橐稍潤。妓遂勸孫乞休。歸享小康。終其身。

既成就孫。而身亦得所歸。可謂兩利所難者。十餘年堅忍耳。

吳生妓

真定吳生有聲於庠。性不羈。悅某妓。而寮中實無餘錢。妓憐其才。因詢所長。曰善榜蒲。妓乃館生他室中。所遇凡愛榜蒲者。輒令生變姓名與之角。生多勝。因以供生燈火費。妓暇則就生宿。生暇則讀書。後生成進士。欲娶妓。而妓適死。因為制服執喪。葬之以禮。每向人言必流涕。

吳生從未出醜。此妓勝汧國夫人多多矣。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每紡績。貲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為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封鮓遺母。湛還鮓。以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我。乃以增我憂矣。鄱陽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僕馬甚多。湛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卧薦。以為馬草。逵具精饌。從者俱給。逵聞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至洛陽。大為延譽。侃遂通顯。

李奮母

監察御史李奮母。清素貞潔。奮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贖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

際。又問脚錢幾文。曰御史例不還脚車錢。母怒。令送所贖米及脚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慚色。

王孫賈母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曰。從我者左袒。從者三百人。相與攻殺淖齒。求王子奉之。卒復齊國。

不殺淖齒。則樂毅之勢不孤。而興復難于措手。非但仇不共戴已也。張伯起作灌園記。傳奇。止譖私歡。而於王孫母子忠義不錄。大失輕重。余已為改正矣。

趙括母 柴克宏母

秦趙相距長平。趙王信秦反間。欲以趙奢之子括為將。而代廉頗。括平日每易言兵。奢不以為然。及是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志。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

稱妾得無坐。王許諾。括既將，悉變廉頗約束，兵敗身死。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括母不獨知人，其論將處亦高。

後唐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黑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及吳越圍常州，克宏請效死行陣。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用為左武衛將軍，使救常州，大破敵兵。

括惟不知兵，故易言兵。克宏未嘗言兵，政深于兵。趙母知敗，柴母知勝，皆以其父決之，異哉。

嬰母 陵母

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嬰乃推項梁。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嬰母知廢，勝于陳涉，胡廣田橫，英布陳希諸人。陵母知興，勝于亞父，蒯通貫高諸人。○妾叙討賊，其母速之。馬超叛殺刺史太守，叙討之母曰：當明大義也。乃楚項爭衡，雌雄未

定而陵母預識天下必屬長者而惟恐陵失之且伏劍以絕其念死生之際能斷決如此女子中偉大夫哉徐庶之不終于昭烈也其母存也陵母不仗劍陵亦庶也

叔向母

初叔向^{晉大夫}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寃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也夏姬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惛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今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嚴延年母

嚴延年守河南酷烈好殺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因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南除墓地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誅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伯宗妻

晉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陽處對曰楊子華而不實王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我飲諸大夫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盍亟索士憇也廐州犂焉州犂伯宗字得畢陽後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犂于荆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李新聲

李新聲者邯鄲李岩女太和中張谷納為家妓長而有寵劉從諫襲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謂谷曰前日天子授從諫節鉞非有拔城野戰之功特以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以一履一蹄為天子壽且章武朝數鎮傾覆彼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兜女子手中耶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公不幸為其屬若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兜衣食言畢悲泣不已谷不決竟從逆死

婁妃

甯藩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既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吾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僕固懷恩之母。勸其子勿反。謝綜等赴東市。綜母獨不出視。皆能識大義者。與妃而三耳。

董氏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彊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曰。俊臣國賊也。勢不可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為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但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為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但任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掠家口並盡。敏以不許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王章妻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在朝廷。貴人誰踰仲卿者。今病疾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歷位至京兆。欲奏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止。果下廷尉獄。妻子皆囚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

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

吳長卿曰：妻能料生，女能料死。雖然，其妻可及也，其女不可及也。

陳子仲妻 黃霸妻

楚王聘陳子仲為相。仲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于前矣。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夫妻遁去，為人灌園。

黃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子伯為楚相，子為郡功曹。子伯遺子奉書於霸，客去久卧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甚光，舉措自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慙兒女子？霸決起而笑曰：有是哉！遂與終身隱遯。

孟光梁鴻妻桓少君相宜妻得同心為匹，皆能刪華就素，遂夫之高，而子仲黃霸之妻，乃能廣

其夫志，使炎心頓冷，優游無患，丈夫遠不逮矣。

屈原姊

屈原既放，逐其姊聞之，亦來歸。責原矯世，喻令自寬，故其地名歸姊縣。離騷曰：女嬃之嬋媛。

兮。申申其罪。余楚人謂

梁公委蛇。其姊諷之以方正。仁傑往侯盧姨欲為表弟求官盧曰屈平方正。其姊進之以

委蛇。各具卓識。而姊之作用大矣。

僖負羈妻

晉公子重耳至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浴而窺之。曹大夫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餐。置璧焉。公子受餐反璧。及重耳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

僖負羈始不能效衛叔詹之諫。而私歡晉客。及晉之報曹。又不能夫妻肉袒。為曹君謝罪。蓋庸人耳。獨其妻能識人。能料事。有不可泯沒者。

漂母

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嘗從人寄食。人多厭之。嘗就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覺其意。竟絕去。信釣于城下。諸母漂布。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既貴。酬以千金。

劉季陳平皆不得于其嫂。何亭長之妻足恠。如母厚德未數數也。獨恠楚漢皆豪傑無一人知信者。雖高祖亦不知。僅一蕭相國亦以與語故奇之。而母獨識拔于邂逅憔悴之中。真古今第一具眼矣。淮陰漂母祠有對云。世間不少奇男子。千古從無此婦人。亦佳。惜祠太隘陋。不能為母生色。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而去。後為吏部郎。嫗兒時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其故。問母。母言之。此母亦何媿漂母。而道真胸次勝淮陰數倍矣。

何無忌母

何無忌夜于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櫬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既識大義。又能知人。

王珪母

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見大驚。勅具酒食。盡歡。喜曰。二客公輔才。爾貴不疑。唐見一說。珪妻翦髮供客。

窺坐上數公皆英俊。未及最少年。虬髯者曰。汝等成名。皆因此人。少年乃太宗也。杜子美有詩紀其事。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妻劉晏女。有京兆謁見不得。賂閹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為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緡。其危可知也。勸潘公避位于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才。而在承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召客至。夫人垂簾觀之。既罷會。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辛憲英

晉羊耽妻。辛憲英。魏侍中毘女。有才鑒。初曹丕得位為世子。指毘頂謂曰。知吾喜不。毘歸語之。憲英歎曰。世子代君主國者也。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惧。宜戚宜懼而反喜。魏其不昌乎。弟敞為曹爽叅軍。宣帝謀誅爽。或呼敞同赴爽。敞難之。憲英曰。爽與太傅同受顧命。而獨專恣于王室。不忠。此舉度不過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安可不出。若夫死難。則親暱之任也。女從眾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敞歎曰。吾不謀